

文學初步讀物

解珍解寶

施耐菴著
房公秩插圖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PDG

作者介紹

中國偉大的古典文學作品之一的水滸，不是一個人寫出來的。宋江等英雄的故事，在宋朝就已經在民間流傳，並且成為民間說書人的好材料；後來（在元朝）又有人把其中的故事編進戲曲裏面去，在舞台上演出。到了明朝初年，有人第一次把民間的傳說、說書人的底本（叫做話本）、戲曲中關於宋江等人的故事，等等，搜集起來，聯貫成有系統的故事，加以創造，寫成為長篇小說水滸。這個第一次寫成長篇小說的人，相傳為施耐菴；但關於施耐菴的生平，從來就沒有人確實知道；現在中央文化部正根據新近發現的線索，在調查研究中。

本書說明

解珍解寶這篇故事是從水滸上選下來的。水滸寫的是宋朝時候，農民反抗封建壓迫，在梁山泊聚眾起義的故事。梁山首領一百零八將，為首的叫宋江。這篇解珍解寶，孫立，孫新等人，上了梁山之後，就都成為首領。

解珍解寶

山東海邊有個州郡，喚做登州。登州城外有一座山，山上多有豺狼虎豹，出來傷人；因此，登州知府拘集獵戶，當廳委了杖限^①文書，捉捕登州山上大蟲^②；又仰^③山前山後正^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；限外不行解官，病^⑤責^⑥號^⑦不恕。

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，弟兄兩個：哥哥喚做解珍，兄弟喚做解寶。弟兄兩個都使渾鐵點鋼叉，有一身驚人的武藝。當州裏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。解珍一個綽號喚做『兩頭蛇』，這解寶綽號叫做『雙尾蝎』。二人父母俱亡，不曾婚娶。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，紫棠色面皮，腰細膀闊。這兄弟更是利害，也有七尺以上身材，面圓身黑，兩隻腿上刺着兩個飛天夜叉^⑧；有時性起，

① 杖限是一種嚴格的限期，如果過了限期不能完成工作，要打板子。

② 大蟲就是老虎。

③ 仰是過去的公文用語，上級對下級、官對民有所要求的時候用的。含有命令之意。

恨不得拔樹搖山，騰天倒地。那兄弟兩個當官受了甘限^①文書，回到家中，整頓窩弓、藥箭、弩子、攆叉，穿了豹皮褲，虎皮套體，拿了鋼叉；兩個逕奔登州山上，下了窩弓，去樹上等了一日，不濟事了，收拾窩弓下去；次日，又帶了乾糧，再上山伺候。看看天晚，弟兄兩個把窩弓下了，爬上樹去，直等到五更，又沒動靜。兩個移了窩弓，却來西山邊下了，坐到天明，又等不着。兩個心焦，說道：『限三日內要納大蟲，遲時須用受責，却是怎地好！』

兩個到第三日夜，伏至四更時分，不覺身體困倦，兩個背廝靠着且睡。未曾合眼，忽聽得窩弓發響；兩個跳將起來，拿了鋼叉，四下裏看時，只見一個大蟲中了藥箭，在那地上滾。兩個攆着鋼叉向前來。那大蟲見了人來，帶着箭便走。兩個追將向前去，不到半山裏時，藥力透來，那大蟲當不住，吼了一聲，骨淥淥滾將下山去了。解寶道：『好了！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

① 里正，地位和現代的村長相似。

② 枷鎖就是戴上枷鎖衆人看。

③ 飛天夜叉是民間傳說中一種能在空中飛行的怪物。這裏是說在腿上刺的花紋，是個飛天夜叉。

④ 甘限就是具結。



解寶道：“好了！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裏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，”

後園裏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。」當時兄弟兩個提了鋼叉，逕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敲門。此時方纔天明，兩個敲開莊門入去，莊客報與太公知道。

多時，毛太公出來。解珍、解寶放下鋼叉，聲了喏，說道：「伯伯，多時不

見，今日特來拜擾。」毛太公道：「賢姪如何來得這等早？有甚話說？」解珍

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伯伯睡眠。如今小姪因為官司委了甘限文書，要捕獲大

蟲，一連等了三日，今早五更射得一個，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裏。望煩

僧一路取大蟲則個。」毛太公道：「不妨。既是落在我園裏，二位且少坐。

敢是肚餓了？喫些早飯去取。」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。當時勸二位喫

了酒飯。解珍、解寶起身謝道：「感承伯伯厚意，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。」

毛太公道：「既是在我莊後，却怕怎地？且坐喫茶，却去取未遲。」解珍、

解寶不敢相違，只得又坐下。莊客拿茶來敬二位喫了。毛太公道：「如今和

賢姪去取大蟲。」解珍、解寶道：「深謝伯伯。」

毛太公引了二人，入到莊後，方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，百般開不開。毛

太公道：「這園多時不曾有人來開，敢是鎖黃鏽了，因此開不得。去取鐵鏈

來打開了罷。』莊客身邊取出鐵鏈，打開了鎖，衆人都入園裏去看時，遍山邊去看，尋不見。毛太公道：『賢姪，你兩個莫不錯看了，認不仔細，敢不曾落在我園裏？』解珍道：『恁地得我兩個錯看了？是這裏生長的人，如何認不得？』毛太公道：『你自尋便了，有時自擡去。』解寶道：『哥哥，你且來看。這裏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，又有血蹟在上頭。如何說不在這裏？必是伯伯家莊客擡過了。』毛太公道：『你休這等說；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，便又擡得過？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開鎖來，和你兩個一同入園裏來尋。你如何這般說話？』解珍道：『伯伯，你須還我這個大蟲去解官。』太公道：『你這兩個好無道理！我好意請你喫酒飯，你顛倒賴我大蟲！』解寶道：『有甚麼賴處！你家也見。』當里正，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，却沒本事去捉，倒來就我見成，你倒將去請功，教我兄弟兩個喫限棒！毛太公道：『你喫限棒，干我甚事！』解珍、解寶睜起眼來，便道：『你敢教我搜一搜麼？』毛太公道：『我家比你家？各有內外！你看這兩個叫化頭』

● 恁地就是怎麼。

● 見就是現在。

倒來無禮！』解寶搶近廳前，尋不見，心中火起，便在廳前打將起來。解珍也就廳前攀折欄干，打將入去。毛太公叫道：『解珍、解寶白晝搶劫！』兩個打碎了廳前椅桌，見莊上都有準備，兩個便拔步出門，指着莊上罵道：『你賴我大蟲，和你官司裏去理會！』

那兩個正罵之間，只見兩三匹馬投莊上來，引着一夥伴當。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，接着說道：『你家莊上莊客捉過了我大蟲，你爹不討還我，顛倒要打我弟兄兩個！』毛仲義道：『這廝村人不省事，我父親必是被他們瞞過了；你兩個不要發怒，隨我到家裏，討還你便了。』解珍、解寶謝了。毛仲義叫開莊門，教他兩個進去；待得解珍、解寶入得門來，便叫關上莊門，喝一聲『下手！』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，恰纔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，那兄弟兩個措手不及，衆人一齊上，把解珍、解寶綁了。毛仲義道：『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蟲，如何來白賴我的？衆勢搶擄我家財，打破家中什物，當得何罪？』解上本州，也與本州除了一害！『原來毛仲義五更時先把大蟲解上州裏去了，却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、解寶。不想他這兩個不識局面，正中了他的計策，分說不得。』毛太公教把他兩個使的鋼叉並一包贓物，



衆人一齊上，把解珍、解寶綁了。

扛擡了許多打碎的家伙什物，將解珍、解寶剝得赤條條地，背剪綁了，解上州裏來。本州有個六案孔目，姓王，名正，却是毛太公的女婿，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，纔把解珍、解寶押到廳前，不由分說，細翻便打；定要他兩個招做『混賴大蟲，各執銅叉，因而搶擄財物』。解珍、解寶喫拷不過，只得依他招了。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，釘下大牢裏去。毛太公、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：『這兩個男女却放他不得！不如一發結果了他，免致後患。』當時父子二人自來州裏分付孔目王正：『與我一發斬草除根，了此一業。我這裏自行與知府透打關節。』

却說解珍、解寶押到死囚牢裏，引至亭心上來見這個節級。為頭那人姓包名吉，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並聽信王孔目之言，教對付他兩個性命。便來亭心裏坐下。小牢子對他兩個說道：『快過來跪在亭子前！』包節級喝道：『你兩個便是甚麼兩頭蛇，雙尾蝎，是你麼？』解珍道：『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，實不曾陷害良善。』包節級喝道：『你這兩個畜生！今番我手裏教你「兩頭蛇」做「一頭蛇」，「雙尾蝎」做「單尾蝎」！且與我押入大牢裏去！』

那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在牢裏來；見沒人，那小節級便道：『你兩個認得我麼？我是你哥哥的妻舅。』解珍道：『我只親弟兄兩個，別無那個哥哥。』那小牢子道：『你兩個須是孫提轄的弟兄？』解珍道：『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。我却不曾與你相會。足下莫非是樂和舅？』那小節級道：『正是；我姓樂，名和，祖貫茅州人氏。先祖學家到此，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為妻。我自在此州裏勾當，——做小牢子。人見我唱得好，都叫我做「鐵叫子」樂和。姐夫見我好武藝，也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。』原來這樂和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：諸般樂品，學着便會；作事道頭知尾；說起鎗棒武藝，如糖似蜜傾愛。為見解珍，解寶是個好漢，有心要救他；只是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，只報得他一個信。樂和說道：『好教你兩個得知：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，必然要害你兩個性命；你兩個却是怎生好？』解珍道：『你不說孫提轄則休；你既說起他來，只央你寄一個信。』樂和道：『你却教我寄信與誰？』解珍道：『我有個姐姐，是我爺面上的，却與孫提轄兄弟為妻，

勾當就是幹事。

樂品就是樂器。

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。他是我姑娘的女兒，叫做「母大蟲」顧大嫂，開張酒店，家裏又殺牛開賭。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。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。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弟兄兩個最好。孫新、孫立的姑娘却是我母親；以此，他兩個又是我姑舅舅哥哥。央煩得你暗暗地寄個信與他，把我的事說知，姐姐必然自來救我。」

樂和聽罷，分付說：「賢親，你兩個且寬心着。」先去藏些燒餅肉食，來牢裏開了門，把與解珍、解寶喫了；推了事故，鎖了牢門，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，一逕奔到東門外，望十里牌來。早望見一個酒店，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；後面屋下，一簇人在那裏賭博。樂和見酒店裏一個婦人坐在櫃上，心知便是顧大嫂，走向前，唱個喏道：「此間姓孫麼？」顧大嫂慌忙答道：「便是。足下却要沽酒，却要買肉？如要賭錢，後面請坐。」樂和道：「小人便是孫提轄妻舅樂和的便是。」顧大嫂笑道：「原來却是樂和舅。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。且請裏面拜茶。」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。顧大嫂便動問道：「聞知得舅舅在州裏勾當，家下窮忙少閒，不曾相會。今日甚風吹

得到此？」樂和道：「小人若無事，也不敢來相惱。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，雖不曾相會，多聞他的大名：一個是兩頭蛇解珍，一個是雙尾蝎解寶。」顧大嫂道：「這兩個是我的兄弟！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裏？」樂和道：「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蟲，被本鄉一個財主毛太公賴了，又把他兩個強扭做賊，搶擄家財，解入州裏來。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物，早晚間，要赦包節級牢裏做翻他兩個，結果了性命。小人路見不平，獨力難救。只想一者占親，二者義氣為重，特地與他通個消息。他說道，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。若不早早用心着力，難以救拔。」顧大嫂聽罷，一片聲叫起苦來，便叫火家：「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！」這個火家去不多時，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見。原來這孫新，祖是瓊州人氏，軍官子孫；因調來登州駐扎，弟兄就此為家。孫新生得身長力壯，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，使得幾路好鞭鎗；因此人多把他弟兄兩個比尉遲恭，叫他做「小尉遲」。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。孫新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教舅舅先回去。他兩個已下在牢裏，全望舅舅看覷則個。」

● 火家就是夥計。

● 尉遲恭是唐朝有名的大將，會使銅鞭。

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，却還來相投。」樂和道：「但有用着小人處，儘可出力向前。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，將出一包碎銀，付與樂和道：「煩舅舅將去牢裏，散與衆人並小牢子們，好生週全他兩個弟兄。」樂和謝了，收了銀兩，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：「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個兄弟？」孫新道：「毛太公那廝有錢有勢，他防你兩個兄弟出來，煩不肯干休，定要做翻了兩個，似此必然死在他手。若不去劫牢，別樣也救他不得。」顧大嫂道：「我和你今夜便去。」孫新笑道：「你好蠢！我和你也要算個長便，劫了牢，也要個去向。若不得我那哥哥和這兩個人行不得這件事。」顧大嫂道：「這兩個是誰？」孫新道：「便是那叔叔兩個，最好賭的，鄒淵，鄒閏，如今見在登雲山臺峪裏聚衆打劫。他和我最好。若得他兩個相幫，此事便成。」顧大嫂道：「登雲山離這裏不遠，你可連夜去請他叔叔兩個來商議。」孫新道：「我如今便去。你可收拾了酒食餚饌，我去定請得來。」顧大嫂分付大家宰了一口豬，鋪下數盤菜品按酒，排下桌子。

天色黃昏時候，只見孫新引了兩等好漢歸來。那個為頭的姓鄒，名淵，



樂和道：“但有用着小人處，儘可出力向前。”

原來是萊州人氏；自小最好賭錢，開漢出身；為人忠良慷慨，更兼一身好武藝，性氣高強，不肯容人；江湖上喚他綽號『出林龍』。第二個好漢，名喚鄒閏，是他姪兒；年紀與叔叔彷彿，二人爭差不多；身材長大，天生一等異相，腦後一個肉瘤；往常但和人爭鬪，性起來，一頭撞去；忽然一日，一頭撞折了淵邊一株松樹，看的人都驚呆了；因此都喚他做『獨角龍』。當時顧大嫂見了，請入後面屋下坐地，却把上件事告訴與他，次後商量劫牢一節。

鄒淵道：『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，只有二十來個心腹的。明日幹了這件事，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。我却有個去處，我也有心要去多時，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？』顧大嫂道：『遮莫甚麼去處，都隨你去，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！』鄒淵道：『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，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。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識在彼：一個是錦豹子楊林，一個是火眼狻猊鄧飛，一個是石將軍石勇。都在那裏入夥了多時。我們救了你兩個兄弟，都一發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，如何？』顧大嫂道：『最好！有一個不去的，我便亂鎗戳死他！』

鄒閏道：『還有一件：我們倘或得了人，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，如之奈

● 遮莫就是儘管。